

商务印书馆

生
的
抉
择

王平 著



生 的 抉 择

——克尔凯戈尔的哲学思想研究

王 平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的抉择/王平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ISBN 7-100-02850-7

I. 生… II. 王… III. 克尔凯戈尔,S.(1813~1855)－哲学思想－研究 IV. B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 第 12587 号

SHENG DE JUE ZE
生 的 抉 择
王 平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850-7/B·433

2000年3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7 1/2

定价：12.00元

谨以此书
纪念我的祖母



作者简介

王平，1958年生，陕西耀县人。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7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师从方克立教授，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取西北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史博士研究生，1993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陕西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西安市哲学学会主任。著有《科学与智慧》、《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现代西方哲学家》等20余篇论文，参编教材3部。

内容提要

本书对克尔凯戈尔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通过对克尔凯戈尔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等哲学体系的分析，揭示了克尔凯戈尔哲学思想的核心——选择。选择是人生的风帆，信仰是人生的旅伴。面对荒谬，便是面对人生的真实。通过探讨选择的真谛，揭示了克尔凯戈尔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重视，力图使读者感受到他的哲学精神魅力。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作为综合与存在个体的人.....	5
第一节 作为综合的人.....	5
第二节 作为存在个体的人	12
一、个体与存在	12
二、个体与群众	16
第三节 存在个体与抽象思辨	21
第四节 存在个体与主观性	33
一、存在个体与主观思想家	33
二、存在个体与非理性的人	41
第五节 存在个体与现时代	48
第二章 美学层面的人	60
第一节 美学与美学家之界定	60
第二节 直接性的美学家	63
一、直接性的美学家的基本特征	63
二、直接性的美学家的基本类型	64
1. 肉欲的化身——唐璜	64
2. 市侩	69

3. 世俗者	71
4. 宿命论者	72
5. 异教徒	73
6. 天才	75
7. 思辨者	76
第三节 反思性的美学家	80
一、反思性的美学家的基本特征	81
二、反思性的美学家的基本类型	83
1. 反思性的思辨者	83
2. 引诱者约翰内斯	87
3. 着魔者	90
4. 忧郁者	92
第四节 作为绝望者的美学家	97
一、绝望与绝望者之界定	98
二、绝望的形式和绝望者的类型	100
1. 由无限、有限、可能及必然而来的绝望	101
2. 无意识的绝望和有意识的绝望	103
第五节 讥讽与讥讽家	113
第三章 伦理层面的人	119
第一节 选择中的人	119
一、选择与选择者	120
二、克尔凯戈尔与萨特选择观之比较	127
第二节 献身于伦理义务的人	131
一、伦理义务的本质	131
二、伦理生活的基本范畴	135
1. 婚姻	135

2. 工作	137
3. 职业	138
4. 友谊	139
三、伦理生活与普遍的人	140
四、伦理生活的根本原则:开放与显露	143
第三节 美学—伦理平衡中的人.....	145
第四节 处与过渡性层面的人.....	150
一、悔悟者	150
1. 悔悟与自由	151
2. 悔悟与罪过	152
二、被有限化了的人	154
三、不幸的调和者	158
四、“最后通牒”与伦理存在的困境	159
第五节 伦理之悬置:信仰的骑士与悲剧英雄	163
一、超越一般和普遍的人	164
二、沉默和遮蔽的人	168
第六节 幽默与幽默家	172
第四章 宗教层面的人	176
第一节 一般宗教层面的人	177
一、信仰者	177
二、受苦者	185
三、焦虑中的人	188
1. 焦虑与自由	188
2. 焦虑与罪	191
第二节 荒谬宗教层面的人	196
一、面对绝对荒谬的人	196

二、信仰的跳跃与本真的自我	211
跋.....	224
主要参考书目.....	225

序

存在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的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作为其主要理论来源之一,丹麦思想家索伦·克尔凯戈尔(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的哲学思想已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克尔凯戈尔本人则被视为对 20 世纪西方哲学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本书的宗旨是对克尔凯戈尔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人学阐释与探讨。

就其哲学的个性特征而言,克尔凯戈尔是这样一个哲学家:他强烈要求哲学面对人的存在,他就生活在自己所建构的存在哲学的屋宇之中,其中包容着他的全部激情、痛苦、忧郁、不幸和孤寂。孤独的生命、悲凉的遭遇、忧郁的精神、敏感的神经以及焦虑的灵魂,使克尔凯戈尔对人生具有一种独特的体验,同时也给了他从事写作的冲动和灵感,使他思如泉涌,在 1843 到 1851 年的八年间就完成了他的绝大部分著作——它们似乎不是被写出来的,而是在他的笔端流淌出来的。克尔凯戈尔始终坚持这样一种信念,即思想家的思想与生活应该融为一体:思想家在其中思想的屋宇应该就是他生活于其中的屋宇,而他生活于其中的屋宇也应该就是他在其中进行思想的屋宇;否则,就会导致人格的不幸分裂,而思辨体系的营造者就是不断制造这种分裂的人。克尔凯戈尔激烈抨击思辨体系的营造者:他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宫殿,而自己却居住在宫

殿之旁的茅舍之中；黑格尔就是思辨体系营造者的典型，他构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却扼杀了存在的个体，因为他把独特的个人变成了逻辑和概念的附庸。现代哲学是在反叛黑格尔思辨体系的呼声中诞生的，在这种呼声中，克尔凯戈尔的呐喊预示了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一个新的方向。

克尔凯戈尔哲学的核心思想是把人归结为两极因素的综合与孤独存在的个体。但本真的综合并不是一种既成的状态，而是人不断抉择的结果，因为人永远处于生成之中，他是凭激情和意志不断做出抉择的行动着的存在个体，而不是借助理性和逻辑进行抽象思辨的认识主体，因此不可能为思辨体系所包容。克尔凯戈尔把成为本真的自我视为人的神圣使命，把自我的失落视为人的最大不幸：如果丧失自我，那么，纵使获得全世界也毫无价值，因为失去自我的人是一贫如洗的人。克尔凯戈尔对 19 世纪人的物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抨击 19 世纪是一个疯狂追求物质而极端蔑视精神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精神缺失的堕落的时代。在生活的商业化倾向日益强劲，以致许多人把金钱视为人生坐标而无视精神失落的今天，阅读克尔凯戈尔的著作确实能使人感受到灵魂深处的震颤，假若读者的灵魂还没有死灭的话。如果说，在克尔凯戈尔哲学中存在着什么能够给人以积极启示的东西的话，那就是精神的呐喊。

作者并不赞同克尔凯戈尔哲学的基本观点。人是自然属性、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物，但他同时又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精神使人用真善美的理想引导和规范自己的自然倾向，从而赋予它们以高于自然的意义。然而，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仅仅在于他拥有精神，还因为他是一个社会存在物：他的精

神是社会所赋予的，他的自我的实现是以社会和他人为条件的。克尔凯戈尔则片面强调人的精神属性，完全否定人的社会属性，甚至把社会因素视为人实现本真自我的障碍，把本真的自我看作是与社会和他人相分离的孤独个体。同时，克尔凯戈尔理解的精神是完全排斥理性的激情和内在性，它只有在对上帝的信仰中才能获得自身的最大张力，因为作为综合的自我是由上帝所设定的，人只有在信仰中才能找到自身存在的真正根基，并把自己实现为一个本真的自我，一个孤独的存在个体。因此，非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信仰主义就是克尔凯戈尔哲学的必然结论。

克尔凯戈尔批判一般意义上的思辨哲学和特殊意义上的思辨哲学即黑格尔哲学，批判它们对人的思辨解释，但这种批判同样是借助哲学的思辨手段进行的；他极力强调人的具体存在同逻辑思辨之间质的区别，但他也同样用逻辑手段说明人的存在；他激烈抨击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但他所谓的存在辩证法也是建立在诸如无限、有限、永恒、暂时、自由、必然、可能、焦虑、忧郁、绝望以及荒谬等抽象概念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克尔凯戈尔哲学中的人也同样是一种概念的逻辑建构。这就是克尔凯戈尔哲学的荒谬之处。

在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演化中，克尔凯戈尔哲学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对近代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开辟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现代走向。克尔凯戈尔是近代以来最早对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进行深刻反思并对之持强烈批判态度的思想家之一。自 19 世纪以来，对西方社会所进行的批判性反思大致可归结为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向：一种是社会政治批判的路向，马克思是其真正开辟者；另一种是精神文化批判的路向，克尔凯戈尔则是其重要的开辟者。克尔凯戈尔虽然生活于 19 世纪上

半期,但他的思想却具有强烈的现代气息,因为他所触及的问题也正是现代人为之困惑和不安的问题。但克尔凯戈尔的思想在19世纪却并未获得世界性的影响,这要归因于当时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克尔凯戈尔用以写作的语言以及他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等因素的限制。随着雅斯贝尔斯等人对克尔凯戈尔哲学思想的发掘,以及他的著作的其它文本的相继问世,克尔凯戈尔的哲学思想在本世纪逐渐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有关它的论著也在不断涌现。

对克尔凯戈尔哲学的研究在我国不能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但却无疑是学术界涉足欠深的一个领域,目前还比较缺乏从整体上系统研究克尔凯戈尔哲学的专著,克尔凯戈尔著作的汉译本也不多。此外,克尔凯戈尔哲学的非系统性和独特形式,也增加了对之予以系统研究的难度。克尔凯戈尔哲学的精神和风格与尼采哲学具有诸多相近之处,其现代影响也绝不亚于后者,但国内学术界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状况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不能不说这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缺憾。作者不敢奢望本书的出版就能够消弭这一缺憾,但却真诚地希望它能够成为学术界为消弭这一缺憾而进行的不懈努力的一部分。

作 者

1998年8月于上海

第一章 作为综合与存在个体的人

人是一个综合，因为上帝如此设定了人，超越和信仰便是他的希望；人是一个存在个体，因为他永远处于生成之中，激情和抉择便是他的伴侣。这就是克尔凯戈尔的存在辩证法所描绘的人。

第一节 作为综合的人

克尔凯戈尔在《致死之疾病》一书中写道：“人是精神。但精神是什么呢？精神即是自我。但自我又是什么呢？自我乃是那种使它与它自己相关联的关系，或者是使它与处于关系中的它自己相关联的关系；自我不是关系，而是把它与它自己联系起来的关系。人是无限与有限、永恒与暂时、自由与必然的综合，总之，人是一个综合。综合就是两极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样看来，人还是一个自我。……在两极因素的关系中，关系是作为否定性统一的第三者，而两极因素也同这种关系相关联，并且处于同关系的关系之中；因而在灵魂的限制性意义上，灵魂与肉体间的联系即是一种关系。但如果关系使它与它自己相关联，那这种关系就是肯定性的第三者，这就是自我。”^①这段晦涩的文字几乎蕴含着克尔凯戈尔

^① 《致死之疾病》，第 13 页。（书中引用文献凡不标明作者的均为克尔凯戈尔的著作；全书所有引用文献的出版社及出版时间参见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人学的全部秘密。

人是无限与有限、永恒与暂时以及自由与必然的综合，其中有限、暂时和必然是限制性的因素，无限、永恒和自由是扩展性的因素：前者将人引向现实的直接给定性，人在其中是其直接所是的人；后者则将人引向可能的超越，人在其中成为他意欲成为的人。精神或真正的自我不是一个单纯的综合，也不是综合中两极因素的简单堆累，而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但作为本真自我的关系并非被规定为否定性统一的第三种因素，因为两极因素的否定性的统一不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既成的消极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灵魂还没有将自己同肉体区分开来，而是与肉体处于原始性的统一之中。灵与肉的原始统一并非人的真正自我，而是人直接所是的那个“我”；他尚未成为自我，因为他完全依附于自己现实的直接给定性，从而在对外在世界的迷恋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精神。事实上，他尚未找到自己的家园，因此他也不会丧失自己的家园，因为他还未曾拥有过它；他把外在世界当作自己的“家”。

真正的综合与自我不是一种既成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是人不断选择的结果。因此，成为真正的自我是一项存在性的任务，是人必须为之进行终生奋斗的理想，也是人应该承担的神圣使命：他必须用激情和意志的双臂勇敢地接纳精神，热情地拥抱自我。“自我有成为自身的任务。就自我是它自己而言，它是必然；就自我拥有成为自身的任务而言，它又是可能。”^① 完全依附于必然的自我并非真正的自我，而是迷失于直接性之中的那个自然的我。当人从直接性的梦幻中苏醒，并努力趋向可能的超越时，

① 《致死之疾病》，第 35 页。

精神的历程便开始了。精神的世界是一个人在其中必须努力寻求自我的世界，因为成为精神就是成为本真的自我。因此，精神的历程便是寻求自我的历程，它从尚未设定精神的综合开始，不断地向精神所设定的综合迈进。人一旦成为精神，他就在自己的综合中保留了肯定性的第三种因素，并使自己与之相联系。

在寻求自我的历程中，自我意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自我意识对自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愈有自我意识，便愈有自我；愈有意识，便愈有意志；愈有意志，便愈有自我。完全没有意志的人不是一个自我；但他愈有意志，他也就愈有自我意识。”^① 要成为本真的自我，人就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作为综合的事实，并且借助意志的力量承担起成为自我的任务，在自己现实的直接给定性中趋向可能的超越，在两极因素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的关系，并使自己与之相联系。这样，人在对暂时的意识中也就领悟了永恒的意义，他生活于有限和暂时之中，同时又使自己与无限和永恒相联系。人因此将自己实现为一个本真的综合与自我，他不再是依赖于两极因素的被动的东西，不是作为否定性统一的第三种因素，而是一种积极的处于抉择之中的存在，是综合中肯定性的第三种因素。

克尔凯戈尔认为，人作为综合是由上帝所设定的：人的存在之所以是两极因素的综合，是因为上帝如此设定了人，并赋予人成为本真自我的任务。当人借助肯定性的第三者同自身的自我相联系时，他也使自己同设定综合的上帝相联系。“如果这种使它与它自己相关联的关系已为他者所设定，那这种关系就是第三者，但第三

^① 《致死之疾病》，第 29 页。